

明心地者

華亭縣慈果寺近在華財貳拾杆入平江府礦砂

延聖院刊造佛說妙法決定業障經一卷所集善利所集功德

真如寶大師釋迦牟尼菩薩著

先考諸君題寫

圓寂師相知

知賓及法界衆生同生

四經同卷

銀色女經

阿闍世王受決經

採華達王上佛授決經

正恭敬經

銀色女經

元魏天竺三歲法師佛陀扇多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舍衛國祇陀樹林
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世尊告諸比丘言諸比丘若有衆生能知
布施所有功德及施果報如我所知於食食
時若初食搏若後食搏若不捨施不應自食

余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諸衆生如佛之所說減食分而施
成就大果報或以初食搏或以後食搏

若不用布施則不應自食

余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比丘言諸比丘乃
從過去過無量劫時有王都王號蓮花彼城

傷十

有女名曰銀色端正殊妙容相具足成就寂
上勝妙色身彼銀色女有所湏故從自家出
往至他舍入他舍已見彼家內新產婦女生
一童子端正殊妙身色成就時產婦女以手
擎子而欲食之時銀色女即問之曰妹何所
作彼即答言我今甚飢無有氣力不知何食

故欲取子時銀色女即語之言妹今且止此
事不可妹此舍中豈更無食人所食者即答
言姊我久積集慳貪妬慳是故於今無物可
食銀色女言妹今且止待我向家與妹取食
後復言姊我今二脇皆欲破壞背復欲裂心
腹不安諸方皆暗姊適出舍我命即斷時銀
色女作如是念若將子去彼婦命終若不將

去必食此予以何方便救此二命即語之言
妹此室中有利刀不我今湏之彼答言有即
便取刀授與銀色銀色耳刀自割二乳與彼
令食而語之言食我此乳即令妹身離飢渴
苦痛耳食已復問之言妹爲飽不彼答言飽
身作婆羅門於左手中執金澡灌及捉金錘

銀色女言妹今當知此子乃是我自身肉之
所贖得今且寄妹我湏向家取諸飲食作是
語已流血徧身曳地而去往至家中銀色眷
屬諸親見已皆共問言是誰所作銀色答言
是我自作彼復問言何以故余時銀色答言
我已起心不捨大悲爲求成就阿耨多羅三
寶

藐三菩提故諸親皆言雖行布施而心悔者
乃可是檀非波羅蜜作是語已復問之言當
割捨時爲歡喜不勿以苦痛至生悔惱時銀
色女即發誓言我割二乳不生悔心心無異
想以是誓願令我二乳還復如本作是誓已
即時二乳還復如本

余時蓮華城中諸夜叉等發大聲言銀色女
聞已傳唱如是傳聲乃至梵王時帝釋王作
如是念是事希有此銀色女愍衆生故自捨
二乳我今當往至彼試之作是念已即自變
身作婆羅門於左手中執金澡灌及捉金錘

於右手中捉一金杖而便往詣蓮華王都到已漸漸至銀色女所居舍宅在門外立唱言乞食時銀色既聞門外乞食聲已即便隨時以器盛食出在門外時婆羅門而語之言殊今且停我不湏食女言何故婆羅門言我是帝釋我於汝所甚生疑心故來到此如我所

問必當答我女語之言大婆羅門今者但問隨意所問我當答之必令稱汝婆羅門心時婆羅門即問言殊實割二乳施他以不答言實爾大婆羅門婆羅門言何以故爾銀色女言大悲之心爲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婆羅門言此事甚難甚難事者所謂阿耨多

銀色女經

三

丁集序

臣以熱困故入華池中時彼大臣見樹下人色貌殊勝具足衆相睡卧不覺日雖移去然其樹影不捨彼人時彼大臣彈指令覺彼既覺已將至王舍即與剃鬚令披王服首著寶冠而語之言當治王事彼即答言我實不能治於王事復語之言今者必湏治於王事彼復答言我若爲王如法治國汝等諸人若當悉受十善業道我即爲王彼皆答言臣等順行即時皆受十善業道彼人如是十善業道以求於一切智心爲求救一切世間勝心求救一切衆生之心割此二乳實不生悔若不悔者今我女身變成男子時銀色女作是誓已

即成男子彼見女身成男子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至於餘處樹下睡眠時蓮華王忽然崩亡其王無子時甚大熱當於是時諸大臣等從樹至樹從村至村從城至城從都至都處處求覓有相之人應爲王者諸臣皆言我等今者云何而得如法治王當尔之時有一大

時作如是言
一切皆無常 必有敗壞事 合會心有離
有命皆必死 隨所作事業 若善若不善
一切有生者 命皆不久住
彼王命終還生彼處蓮華王都於長者妻而
便託生可八九月便生童子端正殊妙具足

衆色然彼童子過八歲後五百童子而圍遠
之將詣學堂彼學堂廡先有五百童子學書
時彼童子問舊者言汝等於此爲何所作舊
者答言我等學書又云學書得何義利汝等
何湏學此書爲汝等但應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舊童子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第四

提心爲何所作童子答言必須修行六波羅
蜜何等爲六所謂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
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
蜜彼既聞已即言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特彼童子既令諸人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已作如是念我今欲以微少物施

我今當爲二足四足禽獸鹿等而行布施作
是念已而便往至尸陁林中即以利刀刺身
出血塗身令徧復以油塗卧彼林中而自唱
言諸有近遠二足四足鹿等禽獸湏食之者
願來至此食我身肉

于時彼處飛鳥衆中有一鳥來名曰有手坐
其額上挽其右眼挽已還放彼間鳥言汝今
何故挽我右眼而復放耶彼鳥答言我於人
身餘分肉中一切無有美於眼者彼語鳥言
假使千徧挽我右眼而復放之而我不生嫌
恨之心彼鳥於是噉其二眼無量鳥衆集彼
林中彼鳥悉共食其肉盡惟白骨在彼捨身

巴耶復還生蓮華王都託生彼處婆羅門婦
足滿十月生一童子端正殊妙最上無比身
色具足年二十後于時父母而語之言摩那
婆當湏造舍時彼童子報父母言爲我造舍
爲有何義我心今者不在於舍惟願放我入
於深山父母即聽彼出自舍往詣山林既往

到已見山林中於前先有二婆羅門舊住仙人。在彼林中時摩那婆至婆羅門二仙人所問婆羅門二仙人言梵仙在此山林之中爲何所作二仙兼言摩那婆我等皆爲利益衆生故在此林行於苦行作種種事。彼復語言我於今者亦爲利益一切衆生故來至此欲作苦行彼摩那婆即至餘處樹林之中量地作屋。彼摩那婆以修善業福德力故忽得天眼。即時遇見於其住處相去不遠有一母虎住在彼處而彼母虎懷姪將產時摩那婆見已念言而此母虎將產不久此虎產已或容餓死或時飢餓極受困苦或食自子念已即問彼婆羅門二仙人言誰能割身與此虎者彼即答曰我等不能自割身施作是語已復過七日母虎便產虎既產已口銜諸子復亂於地而復還取時摩那婆見是事已即便往到二仙人所語言大仙母虎已產若爲利益諸衆生故行苦行者今正是時可割身肉與

此母虎時彼仙人三婆羅門即使往至母虎左已作是思惟誰能忍受如是苦事而行大施誰能自割所愛身肉與此餓虎作是念已彼產母虎即遠逐之彼二仙人惜身命故飛空而去時摩那婆即便遙語彼婆羅門二仙人言此是汝等捨願事耶作是語已即發誓言我今捨身以濟餓虎願令我身以此因緣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願已於彼地處得一利刀自壞其身以施餓虎諸比丘我愍汝等生於疑心諸比丘勿生異疑莫作餘觀何以故汝等當知余時於彼蓮華王都銀色女人割二乳者豈異人乎今我身是諸比丘勿生異疑莫作餘觀何以故汝等當知我是余時蓮華王都銀色女也諸比丘勿生異疑莫作餘觀何以故汝等當知我是余時名銀色女捨於二乳濟彼子者諸比丘勿生異疑莫作餘觀何以故汝等當知羅睺羅者豈異人乎即是余時彼童子也諸比丘勿生

傷

銀色女經

異疑莫作餘觀何以故汝等當知余時於彼蓮華王都尸陁林中爲諸鳥衆割捨身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諸比丘勿生異疑莫作餘觀何以故汝等當知余時二仙婆羅門者豈異人乎即是汝等諸比丘也諸比丘勿生異疑莫作餘觀何以故汝等當知我是余時婆羅門子摩那婆也

諸比丘是故我今爲比丘說若諸比丘知施功德及施果報應施初搏若施後搏如是而食佛說此時彼諸比丘皆大歡喜

嘉興新華書局長人印大保堂汪水東居士奉
佛弟子王氏八娘戒名原僧發心施官金奉香
一卷所集功德追薦夫考三光郎先君靈五
淨土者

銀色女經
佛說阿闍世王受決經 西晉三歲法門 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者闍崛山中時
阿闍世王請佛飯食已訖佛還祇洹王與祇
婆議曰今日請佛佛飯已竟更復所宜祇婆
言惟多然燈也於是王乃勑具百斛麻油膏

從宮門至祇洹精舍時有貧窮老母常有至
心欲供養佛而無資財見王作此功德乃更
感激行乞得兩錢以至麻油家買膏膏主曰
母人大貧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
用此膏爲母曰我聞佛可難值百劫一遇我
幸逢佛世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功德巍巍
無量無量幸逢佛世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功德巍巍

無量激起我意雖實貧窮故欲然一燈爲後
世根本者也於是膏主加其至意與兩錢膏
應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母則往當佛
前然之心計此膏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
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
去王所燃燈或滅或盡雖有人侍恒不周而
老母所燃一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
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母復來前頭面作禮
義手却住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夜滅諸燈目
連承教以次滅諸燈燈皆已滅唯此母一燈
三滅不滅便舉袈裟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
威神引隨藍風以次吹燈老母燈更盛猛乃